

· 中国网络原创文学大赛最佳长篇小说

· 首部网络禁毁小说，作者唯一授权无删节版本！

· 两岸四地同时上市 · 共同洗刷读者胃口

· 当代最畅销作家吴淑平继《放爱一条生路》《单身女性调查》之后又一长篇力作。

这种 感觉 你不懂



吴淑平 /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中国新感觉文学·网络青春E时代

这种感觉 你不懂

吴淑平 /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种感觉你不懂/吴淑平著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 - 5043 - 4468 - 0

I. 这... II. 吴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2996 号

这种感觉你不懂

作 者:	吴淑平
责任编辑:	佟 昕
封面设计:	大象工作室
监 印:	赵 宁
出版发行: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:	86093580 86093583
发行热线:	(010) 80499628 80493628
社 址:	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(邮政编码 100045)
经 销: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	北京市京宇印刷厂
开 本: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:	160 (千) 字
印 张:	7.5
版 次:	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	ISBN 7 - 5043 - 4468 - 0/1·586
定 价:	18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





序一

●吴淑平

写序言比写小说难。

我写小说的速度比较快，通常不塞车，或者塞车的时间不长。但我写一篇千字左右的自序，常常一塞车就是一两个月。

我是个固执的创作者，不喜欢请名人写序。我认为，与其请名人来吹捧，不如请普通读者来指点一两个细节。

不认识的读者才敢说实话，他们的实话最能反映细节问题。

细节决定作品的命运。

我感觉小说就像气功，练得好，有一股隐形的力量。好的小说必须有一股说不清的引力，你即使不详细看，也会想着它的名字，或者为它的某个小小的细节而经常有小小的骚动。

如果你读不进我的小说，不要紧，你记得住它的名字就够了；如果你记不住所有的情节，没关系，只要你对某个细节有小小的骚动感，就足够了。

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不是圣人，更不是神仙，我生活在这个充满喧嚣的尘世，无法免俗，所以我的作品也无法回避爱恨情仇、性和欲望，无法回避滚滚红尘，无法回避虚

1

LIANGJUN JINXING SHIDAI
网络青春时代



伪而现实的社会。

如果你想在我的小说里寻找世外桃源，想在我的小说里寻找高尚得很虚无的东西，你大可不读这部小说。

顺便说一句，后面的“序（二）”并不是名人写的，她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普通读者。

2004年12月8日于深圳

序二

● 那夜花开

这是一部差点被遗忘的小说。

小说就像人类，一代跟着一代，无休止地繁衍着。看着各地书店和印刷厂仓库里的书籍，真会感慨：逝者如斯乎！

《这种感觉你不懂》也一样。已经被文学之潮冲到了人海口，差点成为没有记载的文学野史了，竟然还像一条不安分的鱼，又跳上了岸，继续在文学的大陆上折腾。

在中国网络读者和网络写手中，本来有不少人知道了《这种感觉你不懂》。早在2000年，这部在网络有点流行的小说，不少人都已经有印象。有的人一听小说名字，就会说，好像看过。但后来为什么差点被遗忘呢？

这是因为这部小说跟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这样的小说不同，获奖的时候只有五万字，所以一直没有出版单行本，而且作者吴淑平在2000年之后，一直从事传统媒体工作，很少再接触网络文学。

直到2003年，吴淑平发现网络上有人还在评论这部小说，才把它改写为长篇小说，他也才进入网络写作和传统文学写作的“两栖状态”。

这是一部有新感觉的文学作品，也是一部写法颇引人争论的长篇小说。有人赞美得很绝对，有人骂得很坚决，这种



现状可能还会继续进行下去。目前在网络上还有许多网站不断转载和评论。

我不会写小说，但我喜欢读小说。写小说如果太讲究结构和所谓的主旋律，反而会写得很刻板而虚假。不要去讲究章法，随着灵感的游离而运笔，往往会写得更自然。

我不敢说吴淑平这部小说写得有多出类拔萃，但起码我喜欢读，我能一口气读下去。

我个人认为，这是吴淑平三部长篇小说中最差的一部，但它依然让我读完了。

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一部长篇小说能让我们读下去，已经是一种奢侈，我们不敢要求当代作家有多高尚的思想，也没有必要。这年头，高尚的背后往往不高尚，不高尚的背后往往更纯洁。

此小说的命运很坎坷，跟许多人的命运一样。

据了解，吴淑平写这部小说，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动机。

小说写于2000年，当时他在北京任一家IT行业公司的负责人。公司里都是年轻人，当时刚满三十岁的他，已被认为是“老人”了。这些年轻才子们都很叛逆很有个性，包括对文学作品的看法。

他了解到，很多年轻人都对传统文学作品不感冒，便产生一个念头：写一部能反映某种本质的小说，把长期积压的愤怒表现出来。

于是，在一个周末的深夜，他开始敲键盘。两个星期的业余时间，写就了五万多字。当时，连校对都没有，他就激动地把小说投给tom.com网站连载。

出乎意料，两个星期后，就收到了八十多篇网络评论。一个月后，点击量突破五十八万人次，后又被许多网站转载。

遗憾的是，tom.com网站后来因经营方面的问题，取消文学网，这部书目前还可以在上面查到题目和作者的有关资料，但已经没有了小说内容。而被转载后，可谓五花八门，没有一处是完整的。

大部分年轻人觉得看了过瘾，也有一些年龄大一点的人，对其扔过来几个臭鸡蛋。

2000年8月，吴淑平回深圳工作，意外地收到通知：此小说获得中国第三届网络原创文学大赛社会生活类最佳小说奖。

同年12月，小说缩写版发于《珠江》杂志头条。12月底，小说获2000年全国青年优秀文学奖。

又出乎意料的是，小说后来被几家出版社认为是很“另类”的小说，甚至在这一年跟两家出版社签约后，一直争论不休。

2003年4月开始，小说在《都市》杂志分两期刊发，又一次被评论界认为是“超另类”小说。

吴淑平的小说都有两条线索，这一部也一样。他把职场的坎坷与险恶、爱情的无奈与变幻、人性的善良与虚伪结合得很独到。他善于用幽默的语言和讽刺的手法，用另类的情节和细节描写，把哲理性的酒一瓶一瓶地让你喝，把黑暗的东西扯出来见太阳，让我们游泳在他的文字中享受双重过瘾。

《这种感觉你不懂》让人在享受语言的快感之后，隐约感觉：卑鄙不可能永远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也不可能永远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

吴淑平善于把表面很美很高尚的东西砸烂，让人们看其本质。有时把一些人的内脏血淋淋地拖出来给大家看，给社会评论，写法有点毒。他的笔就像一把锋利的刀，只要齜齜的东西，他就要杀两刀。



读过吴淑平的几部长篇小说，我有时真会问：他想向我们表达什么呢？商场的无情与险恶？职场的坎坷与竞争恶劣？生与死？死与性？性与爱？爱与恨？对世俗的玩世不恭？对龌龊的幽默挥刀？一时竟很难回答。

读罢掩卷，觉得整个身心浸泡在漫无边际的河水里，奔波于时而绿野茫茫、时而荒凉凄美的境界中。

2004年11月28日于深圳大学



—

爱情在云雾边，婚姻在泥土上。

性在细节里，美在想象中。

这是慕容芹从少女进化成少妇以后，才把它们锁进保险柜的真实的谎言。

爱情是伤口，尽管支离破碎，却是具体的，它流着的是身上鲜红的记忆。婚姻是伤疤，尽管不痛不痒，却是模糊的，它烙着的是人生灰色的雾蔼。

慕容芹的伤疤就在睫毛尖，总在眼前晃动。她的伤口还流着那个傍晚的血。

这个伤口是在一个雨夜顷刻之间崩溃的。那个名叫苟安生的总务主任像一把生锈的刀，闯进了慕容芹记忆闸门，使她的记忆经常漏水。

后来，那种感觉便成了她身上一个无法痊愈的雀斑。

这一年，慕容芹从北师大毕业。她和那张介绍信一样，把苍白的命运交给了闽南最最偏僻的一个旮旯里的一所中学。

看官有所不知，这时候，大学生虽然基本不包分配了，但师范类学生还是继续保留分配工作的形式。所以，一个人的命运就跟一张纸一样，谁让你去哪，你就得漂去哪。

看着许多人在旮旯学校一泡就是一辈子，多年媳妇熬成婆，光滑的脸蛋慢慢地发酵，没有发酵出蛋糕，却发酵成许多五线谱，鲜红的肉活活泡成了咸菜，她想起来有点恐惧。

在恐惧中，她在旮旯里第一个认识的人是苟安生。

苟安生是那所旮旯学校的总务主任。



慕容芹说，你好，我是来报到的，叫慕容芹。

苟安生说，慕容老师，欢迎欢迎。我姓苟。

他们就这样认识了。

苟安生没读过几年书，是那个陈旧的年月顶班进来的。

苟安生第一次去讲课，下腹部紧张得挤出了点尿。

一位著名相声演员在电视上说相声时说，你要是什么都不会，就去搞行政。后来，苟安生所在的学校领导受到启发，也就让他搞起了行政。

学校小而单调，行不了啥东东，也政不了啥西西。苟安生只好到这个房间检查看看有没有扫把，到那个房间看看有没有撮箕，然后就南闯北逛。学校旁边有几条野狗也是这样地闲逛、闲闯着。

每当野狗闯进学校，苟安生就去追赶，这竟成了杳杳学校里的一道风景线。

苟安生的人缘还不错，碰到人总是微笑着点头躬腰，像一架不停地滴答滴答的打卡机。

苟安生和校长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铁哥们，但他们的长相却有天壤之别。校长身材与苟安生相反且奇形怪状：不足一米六的高度，肚子却滚圆得比怀胎十月的孕妇还有规模，走起路来两只手不停地向外侧摆动，脚还未迈出去，肚子就先向前面滚动。人们背后叫他“中华鳖”。

苟安生和“中华鳖”出双人对，活脱脱是一对正要出场的相声丑角，每个人看了都禁不住窃笑。

后来，便有一个关于他们的段子流行了起来。这段子也是个笑话谜语，谜面是：“中华鳖”每天早上睡醒后，都要苟安生扶着他才能起床，是为什么？谜底是：因为鳖仰睡后，自己不会翻盖，故爬不起来，而苟安生的手掌特别大，最适合于翻鳖盖。

这个段子后来被短信写手写进了网页，逐渐在闽南家喻



户晓。杳见学校每个人更是倒背如流。

当然，这是后话，还请看官把你的思维转回来。

这杳见学校是一座特别破旧的中学，已破成了烂咸菜，旧成了萝卜干，几乎挤不出任何水分，找不到一片完好的皮。

校内有乳房的只有慕容芹一个，另一个女校工也勉强勉强算有一点点，但常常被男人们忽略不计。

慕容芹的贴身衣物晾在窗外的时候，苟安生和“中华鳖”总喜欢在窗下的单双杆场地上徘徊，找些诸如最近排骨涨价了一类的鸡毛蒜皮的话题讨论个半天，时不时地盯着慕容芹的D罩杯乳罩和粉红色三角裤衩发呆。

学校内只有两间低矮的教室。教室的后面是一个凹凸不平的操场。操场的背后是一座不高不矮的山。山脚下有一对简异的男女肚缸（闽南语，指厕所）。学校大门的左右侧都是大片的桃李树林。

晚上，桃李林阴风阵阵，怪影神出鬼没，给这杳见学校蒙上了一层阴气。

蹲学校的肚缸，绝对称得上惊心动魄。这露天肚缸像一个大坟坑。坟坑中间摆两条粗糙的石板，四周用乱石头砌成简易围墙，留一个没有门的入口。上厕者就蹲在两块石板间拉撒。脚一踩偏，就可能掉下两米深的坟坑。臭气冲得顾客常常五孔变形、七窍生烟。

总之，晚上去上肚缸，就像是经历一场随时可能窒息的恐怖行动。

慕容芹对肚缸有一种恐惧感，缘于小时候不小心掉进村子里的肚缸差点溺死。

长大后，每每想起肚缸，她就不寒而栗。

后来，偶尔打个小巧的文明屁，慕容芹的老妈都会开玩笑说她小时候吃了“厕所料理”，屁虽小，却特别有威力。所以，她如果到了阎罗王那边，哪怕打个微不足道的蚊子屁，